

第二次世界大戰
回憶錄

第三冊

第一篇第一卷分目下

第十章	制裁意大利（一九三五年）	一一一
第十一章	希特勒進擊（一九三六年）	一三九
第十二章	箭在弦上——西班牙（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	一五三
第十三章	德國武裝了（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八年）	一六五
第十四章	外交大臣艾登和他的辭職	一七五
第十五章	兼併奧國（一九三八年二月）	一八九
第十六章	捷克斯拉夫	二〇五
第十七章	慕尼黑的悲劇	二一九
第十八章	慕尼黑的冬	二三七
第十九章	普拉格，阿爾巴尼亞及對波保證（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四月）	二五一
第二十章	蘇維埃之謎	二六五
第二十一章	到了戰爭邊緣	二七九
附錄		二九五
漢英對照表		

第十章 制裁意大利（一九三五年）

一個第二個重大打擊——阿杜瓦的紀念——審慎時期——在外交部的談話——和平投票——地中海的英國海軍實力——霍爾在日內瓦的演說和英國海軍的移動——我在卡爾登俱樂部的演說——墨索里尼侵犯阿比西尼亞——英國境內的強烈反應——斯伯雷辭去國會勞工黨領袖職務——虛偽的制裁——包爾溫的和平決定——保守黨會議——包爾溫對選舉的行動——他的偉大的大多數——霍爾、賴伐爾協定——國會的騷亂——我在國外——墨索里尼征服阿比西尼亞對於歐洲的影響

世界的和平現已受到了第二個重大打擊。在英國喪失了空中平等之後，跟着就是意大利的移轉投向到德國方面。這兩個事實合在一起，便使希特勒可以依照他那預定的惡毒方針進展了。我們曾經看見墨索里尼對於保羅奧國獨立，以及有關中歐及東南歐的一切，曾有何等的幫助，現在他卻走到相反的陣營中去了。納粹的德國，就此不再孤立。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主要協約國家之一，竟會很快的和德國攜手。安全的平衡上發生這樣向下轉的變動，真使我心中苦痛。

墨索里尼對於阿比西尼亞種種舉動是不合於二十世紀的倫理的。這些舉動還是黑暗時代的行爲，那時的白種人都以爲他們有征服黃種、棕種、黑種、或紅種人的資格，用他們的優越武力及武器來迫使這些異種人服從。在我們現在的進步時代，人們所犯的罪惡與殘忍，都是以前野蠻人所畏縮而不敢犯，或至少沒有能力去犯的，像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這種舉動，是非但陳舊、而且不可道宥。不但如此，阿比西尼亞乃是國際聯盟的一個會員國。說來奇怪，一九二三年，硬要把阿比西尼亞加入國際聯盟的，就是意大利，而反對阿國加入國際聯盟的，乃是英國。那時英國的見解，認爲阿比西尼亞政府的性質，和這塊野蠻地域中所流行的暴君專制，奴隸制度及部落戰爭等情形，都是不適合國際聯盟會員的資格。但是意大利偏要任意而爲，於是阿比西尼亞便成了國際聯盟會員之一，享有國際一切權利及國際所能賦予的保障。阿比西尼亞問題，的確是測驗世界政府是否足以滿足一

切善良人類的希望的一個案件。

意大利的獨裁者並不是純粹受着擴展領土慾的激動。他的統治，他的安全，是依靠着威望來維持的。四十年前意大利在阿杜瓦所受的戰敗恥辱，以及那時一枝意國軍隊不但遭受殲滅或俘虜而且很受辱的支離破碎，引起世界訕笑的情形，在所有意大利人的心理中，莫不餘痛猶在。他們曾經看見英國人，於經過若干年後，如何報復卡爾杜姆及馬茹巴戰敗之辱（爲英國分別與蘇旦人及南非人戰敗之地——譯者）。在意大利，向成年人宣布報復阿杜瓦的仇恨，簡直就像法國要想收回亞爾薩斯和洛林兩州一樣。墨索里尼要想很容易的，不冒重大危險，不費重大代價，來鞏固他本人的權力，或者就如他心中所想一樣，來增高意大利在歐洲的威勢，似乎除了滴洗以前幾年所蒙的污辱和把阿比西尼亞併入最近建成的意大利帝國版圖而外，更沒有其他的方法了。所有這些思想，都是錯誤的卑劣的，但是，因爲知彼知己總不失爲聰明的事情，所以這些思想，或許可以記下來。

在我已經能夠覺着，反抗納粹德國重整軍備的可怖鬪爭已在大踏步的迫近的時候，我實在不願意看見意大利心懷離貳，甚至跑到和我們相反的陣營中去。復活的德國的強力，和可怕的希特勒威脅，祇有集合各國的勢力，纔能控制住。如今一個國聯會員國攻擊另一國聯會員國，假使人們對此處之漠然，那末，結果便會把這個足以集合各國勢力的原動力國聯，弄得破碎，這是毫無疑問的。這樣一來，說不定不單意大利，以後還有許多事實，變成不受國聯的法律莊嚴所管束，有的不許國聯管，有的將移轉到別處去討論。所以假使國聯準備用各會員國的聯合力量來遏制墨索里尼的政策，我們英國，在責任上是無可規避的，應該忠實的參加。不過在一切情勢上看，英國似乎沒有做開頭領導的義務。她還有一個責任，就是，在面臨德國重整軍備的當中，必須顧慮到她自己因爲喪失空軍平等而致成的弱點，甚且更須顧慮到法國的軍事情狀。有一件事，是明顯而確定的。假使英國來做應付意國事件的首領，他就不能姑息，因爲姑息手段，於國聯毫無用處，而於英國卻是有害。假使我們以爲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從事死鬪，於維持歐洲的法律和幸福方面，確是正當而且必需的，我們亦必須把墨索里尼打倒。打倒了這個較小的獨裁者，或許可以把所有一切勢力連成一起，使其發生作用。

而且這些勢力，現在仍是足以收鎮懾之效——而使我們可壓制那個較大的獨裁者，從而防止第二次的對德戰爭。

這些一般的回想，就是本章記述的前奏。

自從斯特里薩會議以來，墨索里尼企圖征服阿比西尼亞的準備，已趨明顯。對於這樣一個意圖侵略行爲，英國的輿論，一定是反對的。我們當中，那些認爲希特勒的德國非特危害和平而且危害人類生存的人，對於那時已經列入一等強國的意大利，有此種從我們這邊倒到那邊的舉動，都是引以爲憂。我記得有一次宴會，在座有文西泰爵士及柯柏，那時柯柏還祇是一位次長。在這回宴會中，已經明顯的預先見到了歐洲均勢上這種不幸的轉變。於是大家便討論到一個計畫，就我們當中請幾位去和墨索里尼相見，對他解說如果他發動侵略，在英國即會發生不可避免的結果。這件事情結果沒有下文，真實行了亦不一定有什麼用處。墨索里尼，像希特勒一樣，以爲英國是一個已經被嚇倒的、精神萎靡的老婦，即使情形最惡化，也祇能虛張聲勢，而且，隨便怎樣，他已沒有作戰的能力。和他友好的魯易勳爵曾經說起，一九三三年牛津大學畢業生發表拒絕「爲君王及國家而戰」的朱特決議，曾引起墨索里尼的注意。

七月十一日，我曾在議會裏發表我的憂慮：

我們似乎已經承認了一個觀念，就是，我們自己，像一隻攪了鈴子的羊或一個嚮導者一樣，正在向前進行，領導着歐洲人士的意見，去反對意大利對阿比西尼亞的圖謀。甚至有人建議我們自己單獨行動。我很愉快的聽到了外相說明此說並無根據。我們必須盡我們的責任，然而我們必須祇就其他各國同樣承認的義務方面，和其他各國共同去做責任上的事。我們並沒有擴大到可以去做全世界的立法者及發言人。我們要盡我們的責任，但我們不能接受任何請求，去做超乎我們對於此事應盡責任以外的事……

在我們今日之下，無疑的是一團烏雲，籠罩着英意兩國的深交舊誼，這一團烏雲，在我看來，固然人人都希望它消散，恐怕不易消滅。我們之間曾有一個老的交情，而且我們千萬不要忘記，有一件不甚着名的事實，就是在上一個世紀，意大利加入三國同盟的時候，

曾經特別的在條約上規定，不論在任何情形之下，雖在同盟條約下的義務，不能使之和英國發生武裝衝突。

八月中，外相曾請我和反對黨的領袖們分別到外交部拜訪他，這種磋商的事實，已由政府公佈了。霍爾爵士告訴我外間對於意國侵略阿比西尼亞的焦慮日益加甚，並且問我，準備以何種程度來反對此事。我在答覆之前，因為要想更知道一些關於這個兩頭政治外交部的內部及個人情形，便問艾登的見解如何。霍爾說「我去叫他來」，於是，幾分鐘後，艾登而露笑容的來了，態度極為良好。我們舉行了一個順利的談話。我說，我想外相用着像他所能拉住法國一樣的程度與國聯從事反對意大利，不失為正當之舉，但是我又說，他不應該去逼迫法國，因為法國是與意大利訂有軍事的條約，而且她還有對付德國的心事；所以在這種情勢下，我並不希望法國對於此事能夠做到了不起的程度。我於是又談到白倫納山口意大利的各師軍隊，談到沒有防衛的法國南部國境以及其他軍事形勢等情形。

大體上我堅決勸告各部大臣，不要試圖去做領頭的人，亦不要過於昭著的把他們自己列在前茅。我所以要如此，自然是受了恐怖德國及我國國防式微情形的壓迫所致。

在一九三五年的先前幾個月，人們為擁護集體安全並為支持國際聯盟盟約起見，組織了一個和平投票。此一計畫，曾經受着國際聯盟同志會的擁護，但發起人為由工黨及自由黨所支持的另一組織。以下就是所設的問題：

和平投票

- 一、英國是否應該仍為國聯的會員？
- 二、你是否贊成用國際協定來實施普通運載軍？
- 三、你是否贊成用國際協定來實施普通陸軍和海軍的航空部隊？
- 四、國際協定是否應該禁止為私人利益的軍備製造及販賣？

五、假使有一個國家堅執的攻擊另一國家，你以爲其他國家是否應該聯合起來採用（一）經濟的及非軍事的手段，或（二）於必要時採用軍事手段，來強迫他停止攻擊？

六月二十七日宣布的投票結果，有一千一百萬餘人具名作肯定的表示。在起初，各部大臣對於和平投票，似乎有點誤會。它的名字掩蔽了它的目的。它當時把裁減軍備和強制抵抗侵略兩個互相矛盾的命題，聯在了一起。可是有許多人士都認它是和平運動的一部分。反過來說，第五個問題提出了一個積極的勇敢的政策，在這個時際，如果加以採行，定可獲得民衆的大規模擁護。薛西爾勳爵以及國際聯盟同志會其他領袖，在這個條文宣布之時，一如不久事實所表現的，都願意、而且決心爲正當的理由而戰；祇要一切必需的行動，是在國際提倡之下實施。在以後幾箇月中，他們對於事實的估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整整一年中，實際上我都在和他們從事於調和我所謂的「整軍經武與擁護盟約」的政策。

夏季逐漸臨近了，意大利運兵船穿過蘇彝士運河的行動繼續不停；大量的兵力和軍需都集中在阿比西尼亞東部邊境一帶。當我在外交部談話以後，突然間一個奇特的、十分出我意料之外的事情發生了。八月二十四日這天，內閣一致決定而且宣佈英國要維持在各種條約下及國聯盟約下的義務。這一來，就使地中海立刻發生了一個危機；我因爲外相最近徵詢過我的意見，認爲應該請他於海軍局勢方面，再給我一個保證。

邱吉爾致電爾函

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我可以確定，你一定會很審慎將事，不致踏成外交走在海軍準備以前的重大錯誤。我們在一九一四年已經注意過這個問題。艦隊究在那裏？他們情狀良好？他們是否充分？他們是否能夠迅速的完全的集中？他們是否安全？他們在以前可曾接到戒備的警告？你要記得，你是在把極度的壓力，加到一個或許會不顧一切拚命亂幹的獨裁者。他或許會用他的升斗很準確的計量你的殺米。他在以後的兩週內任何時間，或許會把這非內閣現時意料所能及的計謀，要你來負責對付。當你在談論賢明的、精密規定的方式之時，他或許會採暴力行動。最好是不要把誘惑的東西放在他的眼前。

我在報紙上看見，地中海艦隊正在離開馬爾太前往中東。當然，最好是（爲艦隊着想）離開馬爾太，因爲我曉得，馬爾太是完全缺乏防空設備。在亞歷山大特里亞港等處作根據地的地中海艦隊，理論上——這是所有我們在過去認爲正當的理論——都遠比意國海軍爲薄弱。

今天我費花了一些時間檢討戰事以來兩翼巡洋艦及小艦隊的建造。在我看來，你所有的現代式巡洋艦及驅逐艦，其實力遠抵不上意國的半數，而現代的潛艇，更為缺少。所以，在我看來，最須研究的問題，就是現在應該很仔細的向海軍部問清，中東的英國艦隊究竟形勢如何。這支艦隊，足使我們陷於重大的損失。它是否有防衛它自身的足夠實力呢？它距離可以增援的大西洋艦隊和本國艦隊所在地，超過三千哩之遙。恐怕增援的艦隊還未開到和他們會師的時候，早已有許多事故發生了。我對於海軍部已經注意研究此種情狀一節，並不懷疑，的確不敢懷疑。我希望你會確信他們對於這些建議的答覆是充分的。

我在先時，曾經聽得有人談到一旦和意國開戰時，就把艦隊退出地中海，祇守着直布羅陀海峽和紅海的計畫。現在地中海艦隊移往中東，看起來像是這個計畫的一部分。假使果然，我希望這個計畫已經設計好了。假使我們在和意國發生戰爭或類似戰爭狀態的時候，便放棄地中海，那就沒有什麼可以阻止墨索里尼的軍隊在埃及登陸而佔領蘇彝士運河。那時除法國以外，更沒有其他可以阻止他們的力量。是海軍部確得定法國能夠出力應付這樣一種意外的局勢？

勢合喬治，他現在正和我在一起，鑒於局勢的危急，以為我應該寫這封信給你。我並不要求你詳細答覆；不過我們希望你對於海軍部的處置，確切認為滿意。

外相於八月二十七日來信答覆道：

你可以放心，你所講的各點，已經、和現在還在作積極的討論。我完全了解你所談的種種危險，我決盡力注意，不令疎忽。如果有任何你所認為必要的建議或警告，請你立刻通知我，不要猶豫。你對於像這種局勢的危險性，比任何人更為知道，並且，對於我們帝國國防的現況，你亦比任何人、至少比政府以外的人，更為知道。

艾登先生，是國聯事務大臣而且差不多是和外相同等的人，在日內瓦已經有好幾星期；他在該地會重新召集大會商討一個『制裁』意大利的政策，要想在一旦意國侵犯阿比西尼亞的時候拿來實施。這一個他所擔任的特殊職務的性質關係，已經使他的注意力，偏重於阿比西尼亞問題，而不十分顧到其他方面。所謂『制裁』，就是斷絕意大利的一切財政援助和經濟供應，而把所有這些援助供給去支持阿比西尼亞。對於像意大利這樣一個國家，許多的軍事上需要物品都得仰賴國外源源輸入，所以制裁的辦法，的確是一個可怕的箝制力量。艾登的熱忱和演說，以及他所宣布的原則，在會議中已佔了優勢，九月十一日，外相霍爾一到日內瓦，就親自作如下的演說：

我要開始重申我所代表的政府對於國聯的支持，及英國人民對於集體安全的關切……國聯盟約中所包含的概念，尤其是要想在國際事務方面建立法治的希望，已成為我國國民意識的一部分。英國國民所表示信奉的，是國聯的諸種原則，並不是任何特殊的表示。任何相反見解，都是輕估了我們的真誠信仰，和懷疑了我們的誠意。國聯為遵守他的明確的義務，要做到集體維持盟約的完整，尤其要做到，對於一切無故侵略，作具體的有效的抵抗，而我們英國是始終和國聯站在同一的立場之上。

雖然我對於德國的事情十分焦慮，對於我們處理事情的辦法十分不快，但我記得我在里維拉陽光下讀到這篇演說時，曾經為之感動。這篇演說，激動了每一個人，而且轟傳於美國全國。它把英國國內所有準備毫無畏懼的將公理和武力聯成一氣的諸種勢力，打成一片。在這兒，至少是一個政策。在那時候，這位演說家如果知道將他手裏所把握着的種種可怕力量，他或許真的已經在一個短時間內領導了世界。

這些發表的話，所以發生效力，也像許多過去經人們證明為人類進化及自由所必需的目標一樣，是因為在它們後面，有英國海軍為之支持。從開始以至末了，似始終有着一個永久的武器可供國聯的指揮。這就是現成的國際警察，靠了它的最後權力，就可用以實施各種外交上及經濟上的壓制和勸導。九月十二日，就是這篇演說發表的第二天，英國戰鬪巡洋艦賀德號及榮譽號，由第二巡洋艦分隊及一驅逐艦小隊伴行，到了直布羅陀，各方面都以為英國準備以行動來做言語的後盾。在英國國內，這種政策和行動，都得到了迅速的及聲勢浩大的擁護。當然，人們都已認為，海軍部對於地中海方面究需若干艦隊方可使我們的事務妥善一節，一定已有審慎的、專門的計算，否則就不會發表這種演說，也不會有軍艦的移動。

在九月底，我在一個有相當勢力的正派團體卡爾登俱樂部發表演說。那時我已設法給墨索里尼一個警告，而且我相信他曾經讀到這個警告：

發動一支差不多有二十五萬人的軍隊，集合意大利男子的精華，違反整個世界的善意，而且沒有制海權，開到一個距本國二千哩的荒僻海岸，在這個地方從事很可以說是連續的戰爭，來攻擊一個民族，而這個作戰地點是四千年來沒有一個征服者曾經以為有征服價值的區域，這真是任何歷史所無的孤注一擲。（註）

（註）參看我和格蘭第的談話，見第一卷附錄甲。

奧士汀·張伯倫爵士寫信給我，對我演說表示同意，而我回答他道：

我對於你贊成我對阿比西尼亞事情所抱方針，甚為愉快；但是我對此事極不歡欣。和意大利衝突，恐怕是一件可怖的舉動，而且會使我們耗費重大的代價。這幾年來，我們總是請求法國對意大利和解，而現在又要強迫法國決定究竟傾向我們還是傾向意大利，這真是何等等的奇怪！我並不以為我們應該以這樣的激烈方式來做領導者。假使我們對於這個問題早有如此強烈的反感，我們必已在兩個月以前警告墨索里尼了。假使早採取這個賢明步驟，在夏初時候，必已逐漸增強地中海的艦隊，而讓他看看這件事是何等嚴重。現在他能做什麼呢？我預料戰爭（阿比西尼亞戰爭）一起，熱度就會發生嚴重的增高。

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

十月間，墨索里尼並沒有因為英國海軍遲遲發作的移動而懼服，竟發動意大利軍隊進攻阿比西尼亞。十日這天，由於各主權國家五十對一的投票，國聯大會決定採取集體手段反對意大利，並成立一個十八人委員會，進一步的努力促成和平解決。面臨困難的墨索里尼，便以非常巧妙的安排，發表了一個簡潔的聲明。他不說「意大利將以戰事應付制裁」，卻說「意大利將以紀律、節儉、及犧牲來應付制裁」，然而同時，他又作暗示道，任何足以妨礙他侵犯阿比西尼亞的制裁加到他身上，他決不加以容忍，如果他的侵阿事業遭受到危害，他就會對任何擋住他的路的人作戰。他說道：「五十個國家！五十個國家，領導的不過一個國家罷了！」這就是英國解散國會、及依照憲法現在又將屆臨的普選以前數星期中的局勢。

阿比西尼亞的流血，人們對法西斯主義的憎惡，國聯的提出制裁，使英國工黨內部發生了一個動亂。工會主義者，其中著名的是貝文，在氣質上說並不是和平主義的人。強大的工資階級全體都激烈的主張一個極堅強的要求；要求和意大利獨裁者作戰，要求實施決定性的制裁，及必要時使用英國艦隊。在各種有刺激性的集會中，都講着粗暴而難聽的言語。有一次，貝文發出怨言，說「他對於蘭斯伯雷在一次復一次的會議上表示正義觀念，實在聽厭了。」議會內工黨中的許多黨員，亦同抱工會的情緒。此外在更大的範圍內，國際聯盟同志會各

領袖，都覺他們自己負有擁護國聯目標的義務。現在已顯然牽涉到『和平投票』的第五款了。這裏有種種原則；要服從這些原則的話，就是終身主張人道的人也要準備去死，而且，假使準備去死，就還要準備去殺人。十月八日，蘭斯伯雷就辭去了議會勞工黨領袖的職務，由戰時曾有良好戰績的艾德禮少校繼任領袖。

但是這種國民的覺醒，和鮑爾溫的見解或意向不合。選舉實行後不到幾個月，我已開始了解『制裁』所根據的這些原則。首相曾經宣稱，所謂制裁就是戰爭的意思；第二點，他是決意不要有戰爭，第三點，他決意採用制裁。要把這三種情形調和一起，顯然是不可能的。擔任計畫各種制裁的國聯委員會，在英國的指導和賴伐爾的壓制之下，把任何足以激起戰爭的事，一概避免。大量的商品，內中有幾種是戰爭需要品，都被禁止不得輸入意大利，一個洋洋大觀的制裁品目錄也編好了。但是維持阿比西尼亞戰爭所必不可缺的汽油燃料，卻繼續很自由的輸入意大利，因為大家瞭解，如果禁止油類輸意，則即將不免發生戰爭。美國不是國聯的會員而是世界供給油類的主要國家，雖然用心很好，她的態度，卻捉摸不定。不但如此，要停止油類輸入意國，就不免要將德國的油類輸入亦予停止纔行。鉛礦的輸往意大利，是嚴格禁止的；但是鉛礦差不多是意國唯一大量出產的金屬，其產量超過自己的需要以外。廢鐵和生鐵的輸入意大利，被人們以公眾正義的名義，堅決否決。但是，因為意大利的冶金工業對於廢鐵和粗鐵並無多大用處，並且，因為鋼片和銑鐵並不遭受干涉，意大利沒有感受到障礙。所以，這樣的大模大樣的強硬措置，並不是可使侵略者麻痺的真正制裁，而祇是侵略者所能容忍的不澈底制裁，而且這些制裁，縱然麻煩，事實上反可刺激意大利的戰爭精神。因此，國聯所進行的援救阿比西尼亞計畫的原則，乃是切不要做出妨害侵略的意國軍隊的事。英國民衆，在選舉時候，全不知道這些事實。他們熱誠的擁護制裁政策，且相信這種制裁政策是的確是可以終止意國攻擊阿國的方法。

艦隊的調動更加不是英國政府考慮所及。各色各樣流言，盛行一時，講起意大利的決死的急降轟炸機隊，將直衝到我們軍艦的甲板，與各艦同歸於盡。在亞歷山大特里亞的英國艦隊，實力現已增加了。它可以用一種

姿態，迫使意國的運輸船由蘇彝士運河退回，由此結果將和意國海軍發生決戰。據說我們是不能應付這樣一個仇敵的。我曾開頭提出過這個疑問，但是別人叫我放心。我們的主力艦當然是舊了，而且現在看起來，我們還缺乏空軍的掩護，而且很少防空彈藥。可是，消息透露，說海軍司令對人家說他力量不足以從事艦隊作戰，深為憤慨。照樣子看起來，在海軍開始決定反抗意國侵略以前，英國政府必已仔細的把方法和手段考慮妥當，和已立定決心了。

根據我們現有的知識，無疑的知道，如果我們下了果敢的決心，或許早已把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亞的交通截斷了，而且在此後可能發生的海戰中，一定可以獲勝。我從來不贊成英國採取孤立行動，但是，既經走得如此遠了，要突然後退，自然是一件貽害無窮的事。不但如此，墨索里尼是決不敢和一個堅決的英國政府來搏鬥的。差不多全世界都在反對他，如果他單獨和英國作戰，他的統治即將岌岌可危，因為在地中海中，艦隊的決戰將成爲很早的和有決定性的測驗。意大利怎麼能夠從事這種戰爭呢？它除了在現代化輕巡洋艦方面略佔有限的優勢外，她的海軍，數量上祇及英國海軍四分之一。她那龐大的徵召入伍的陸軍，號稱百萬人，都是不能作戰的。她的空軍，在量的方面和質的方面，甚至遠遠比不上我們的平庸的編制。她立時可以受到封鎖，在阿比西尼亞的意國陸軍，就將有缺乏軍需和彈藥接濟之虞了。德國現在還不能予以有力的援助。爲了光明正大的目標，冒最少的危險，而予敵人以決定性的打擊，天下如有這種機會，機會就在此地此時。英國政府的膽力不副時勢所望，祇好說是爲了誠心愛護和平，除此以外，無可原諒。實際上，英國的畏首畏尾，成了引起一個更爲無限恐怖的因素。墨索里尼的虛聲恫嚇，居然馬到成功，從這個事實中，一個重要的旁觀者，由而引出影響深遠的結論。希特勒早已決心用戰爭的方法，爲德國開疆拓土。他現在已經看定了英國的墮落，英國後來雖圖奮發，但無論爲和平計爲防止希特勒計，可惜都嫌太遲了。在日本，也是有同樣的沉靜旁觀者在。

全國逐漸團結，以求應付當前的嚴重問題，以及與大選不能分離的黨派利益的衝突，這兩種互相反對的步

驟，同時並進。這種情形，對包爾溫和他的擁護者，大為有利。政府的選舉宣言是這樣說：「國際聯盟，仍將和向來一樣，為英國外交政策的拱心石。」「防止戰事和建立世界和平一定永遠是英國人民的主要意志，而國際聯盟就是人類為達到這些目的而建造的工具，亦就是我們為達到這種目的所仰賴的工具。所以，我們將繼續盡我們所有的力量來維持國際聯盟，並維持及增大國際聯盟的效率。在現在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亞間不幸的糾紛之中，我們向來所抱的政策，將並不因而動搖。」

反之，工黨的意見頗不一致。他們大多數是和平主義者，但是貝文的積極運動，在羣衆中，竟獲得許多的擁護者。所以正式的領袖們，為使一般滿意起見，同時指向兩個方向，一方面，他們大聲疾呼，要求對意大利獨裁者採取堅決行動；他方面，他們譴責重整軍備政策。於是十月二十二日，艾德禮在下院宣稱：「我們需要有效的制裁，並且要有有效的實施。我們擁護經濟制裁，我們擁護國際聯制度。」但是，後來於同一演說中又說：「我們並不信服堆積軍備就是保安之道；我們並不相信在這個時候，有國防一類的東西。我們認為，你們必須繼續進行裁減軍備，不是堆藏軍備。」在選舉時期，雙方通常都沒有許多可以獎誇的地方。首相本人，當然已經曉得，在政府外交政策幕後的實力，正在逐漸增長，不過決心在無論怎樣情形之下，不要捲入戰爭的漩渦。照我從局外觀察種種行逕看來，他是極想儘力取得別人的擁護，用以在適當的規模內，開始重整英國的軍備。

在墨索里尼開始攻擊阿比西尼亞和他的炸彈向阿杜瓦投落的這天，英國保守黨在包尼穆斯舉行會議。鑒於這種情勢以及現在即將舉行的大選舉，我們都以黨員的身分，棄仇釋嫌，團結一致，擁護下面一致通過的決議：

- (一) 修正帝國國防上的重大缺點，尤其是，第一須把我們的工業，在必須時迅速變成國防工業。
- (二) 繼續努力，在空中方面和任何其攻擊力量可達本國的外國最強大的空軍，取得相等地位。
- (三) 重建英國艦隊，增強帝國海軍，以保護我國的糧食及生活，並保持英帝國的聯絡。

這幾年來，我一逕是不歡喜做官，因為我做得夠了，而且還反對政府的印度政策。但是，因為這個要費好幾年功夫纔能實行的印度議案已經通過了，我就把這個不願做官的成見打消。加以德國威脅的日漸加甚，使我亟於想伸手來管理我國的軍事機構。我現在很銳敏的覺得前途即要發生些什麼東西。惶惑不寧的法國和膽小而愛和平的英國，立刻就遭遇歐洲各獨裁者的挑戰。我對工黨的改變態度，深表同情。這真是建立一個真正舉國一致政府的機會。大家知道海軍部就會有空缺，假使保守黨重復得勢，我極願擔任海軍部的職務。自然我曉得鮑爾溫的若干主要同僚，並不贊成我的願望的。我代表一個政策，大家都知道我不管在朝在野，都是會努力以求貫徹的。假使他們能夠不要我，他們一定會很愉快的。不過這事件，多少要看他們的能否保持多數而定。

在大選中，首相用強烈的語氣說明重整軍備的必要，而他的主要演詞，是特別提明海軍狀況的欠缺。不過，他在制裁和重整軍備的計劃方面，獲得了眼前看得到的一切以後，覺得心又不安，亟亟於安慰國內那些職業的和平主義者，使他們心中因他的海軍談話而可能發生的恐怖，得以解除。在十月一日，就是選舉投票以前兩星期，他在倫敦市會議堂又對着和平協會發表演說。在演說中，他說道：『我向你們保證，將來不會有大的軍備。』鑒於政府所有的關於德國努力備戰的資料，這句話是一個奇怪的諾言。由此，希望全國準備以抵禦未來危險的一派人，和相信讚美和平的好處就可保持和平的一派人，都異途同歸一起投了首相的票。

我在厄平區競選中，對重整軍備的需要及主張嚴格的真正的制裁政策兩點，作熱烈的論戰。大體說來，我是擁護政府的，而且，雖然我那差不多連續不息的評論政府措置，使保守黨中許多我的朋友深為不快，可是投票結果，我以很大的多數獲選。在宣布選舉投票時，我認為理應保持我自己的立場。我說：『鑒於我所作的各次演說，我從你們的投票中，認為你們希望我以一個國會議員的身分，運用我獨立的判斷，而且希望我依照議會最高貴的傳統，很自由的、毫無畏懼的把我知識上和經驗上的結果，發表出來。』大選的結果，為鮑爾溫的

勝利。他所得的票數，比其他競選者合得的票數，還要多出二百四十七票，並且經過五年任期之後，達到了大戰結束以來任何首相所不會有的權力地位。他憑了那熟練而幸運的在國內政治上的策略，以及人民普遍對他個人人格的尊重，使人民對他得投再度信任的票，所有爲了印度問題或因爲忽略國防的理由而反對他的人，亦爲此次的再度信任投票變成可笑。一個我國有史以來最不幸的政府，目擊它本身的錯誤和缺點，受到人民的喝采。但這一篇總賬是要付的，新的下院費了差不多十年的功夫纔能給付。

當時盛傳，我應該加入政府，擔任海軍大臣。但是鮑爾溫等他的勝利票數發表以後，便亟不及待的經中央局宣布他無意要我加入政府。他這樣一來，就算是對於選舉施行前幾天所接見的和平主義代表們，有了一點交代。當時報紙上對於我被擯棄一節，頗多譏笑。但現在人們可以看見，我是何等的運氣。在我的頭頂上，是有許多無形的羽翼，在振展庇護着我。

而且我另有愉快的安慰。我不等國會開會，就帶了我的彩色箱子到更溫和的地方旅行去了。

鮑爾溫的勝利，發生了一個尷尬的後果；爲這個後果，我們此地不妨把時序丟開。他的外相霍爾，在一個很難得的溜冰休假中，由巴黎旅行到瑞士，曾和那位仍舊做法國外交部長的賴伐爾舉行談話。談話的結果就於十二月九日成立了霍爾賴伐爾協定。我們很值得來看一看這個著名事件的背景。

英國領導國際聯盟反抗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黨侵犯阿比西尼亞，這個概念，已使英國全國，演成一個盛大熱烈的衝動。但是，一旦選舉結束，大臣們看見他們自己都有多數人民的擁護，可能在今後五年內繼續執掌國政，便要想到多生事故的麻煩了。在所有他們的背後，即爲鮑爾溫所說的『一定不會有戰爭』及『一定不會有大量軍備』。這位出色的黨派經理會以領導世界反抗侵略的題目來取得選舉的勝利，後來卻確信我們必須以任何代價來保持和平。

不但如此，在外交部方面，現在又來了一個有力的攻擊。文西泰勳爵始終是目不稍瞬的注視着希特勒的禍害。在這一點上，他和我是彼此一心。而現在英國的政策，已強迫墨索里尼變更傾向了。德國已經不是孤立了。歐洲四個強國，從前是三國對付一國，現在變成二國對抗二國了。我國問題的這種顯著惡化，加重了法國的憂慮。法國政府，早於正月間訂立了一個法意協定，跟着又和意大利成立軍事公約。據估計，這個軍事公約，可以使法國節省了駐在和意國接壤地方的十八個師團，移調到與德國接界之處。賴伐爾在他和意國的談判中，一定超乎暗示的向墨索里尼表示過，法國決不會自尋煩惱，來干預阿比西尼亞方面可能發生的任何事故。法國人有與英國各部大臣爭論的很正大的理由。第一，幾年來，我們都一直嘗試要使他們裁減一切賴以生存的陸軍。第二，英國領導國聯反抗墨索里尼已經遠走在前，甚至有人用了它贏得選舉的勝利；而在民主國家中，選舉是很重要的。第三，我們（和德國）曾經締結了一個一般以為對於我們自己很為有利的海軍協定，使我們除了潛艇戰爭以外，在海上十分安全。

但是法國前線的情形又如何呢？她應該怎樣配置人力，以抵抗那日漸增長的德國軍力呢？在最初六個月內，英國所可能派遣的遠征軍祇有兩師人，而且還外加許多保留的條件。事實如此，所以他們不應多講空話。現在英國政府、激於軍事的、道德的及世界的熱情情緒，「由一國領導着五十國」，正在和意大利結成死仇了，法國有許多着急不安的地方，祇有很愚蠢的人，纔能對這種情形完全置諸不理；而每一國家裏，這種人卻是非常之多。假使英國已用她的海軍力，封鎖蘇彝士運河，並於一普通交戰中擊敗意國海軍，她或許早已得到執歐洲牛耳之權了。但是，偏偏相反，她竟確切宣稱，無論什麼事情發生，決不為阿比西尼亞而引起戰爭。正直的鮑爾溫，在選舉區獲得勝利的投票；一個堅強的可以繼續執政五年的保守黨多數黨；而且種種公理義憤的表現；可是沒有戰爭，沒有戰爭！所以，法國人很強烈的感覺到，他們不應因為英國突然發動一切強烈感情反對墨索里尼，便和意國永遠斷絕關係。他們記起英國在地中海方面曾對意大利海軍屈服過，和一旦遭受德國侵犯時英國在初期所能予援助的，充其量祇有兩師團人，尤其要感到這層。此時賴伐爾的見解，是人們當然

能瞭解的。

現在，到了十二月，又有一套新的議論出來了。據一般人私底下議論，認為墨索里尼受了制裁的苦痛壓迫，並在「一國領導五十國」的極重大威脅之下，會歡迎對阿比西尼亞事件成立一個妥協。毒氣戰爭，雖然用在對付阿比西尼亞的土著極為有效，可是絕不會提高意大利在世界的名聲。阿比西尼亞人正在戰敗之中，據說他們並不準備作重大的讓步和割讓大片的土地。如果把意大利會洵要求的東西予以滿足，同時讓阿比西尼亞保持她全部帝國的五分之四，是不是便可成立和平呢？外相經過巴黎的時候，文西泰剛巧也在巴黎，因此便參預此事。可是，我們對於文西泰，切不可加以誤斷；他對於德國的威脅，始終念念不忘，極願英法為應付當前這個大危險，成立最有力的組織，同時要使站在他們後方的意大利，成為他們的友人而不是敵人。

但是英國國民，不時會發生見義勇為的精神。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比英國還不肯輕易為了一個目標或一個問題而準備作戰的，因為在她的心理和靈魂中深信在戰爭中決不能得到任何重大利益。鮑爾溫和他的各部大臣，他們在日內瓦從事抵抗墨索里尼之時，已經把英國抬得很高了。他們已經造成騎虎之勢，現在祇有不顧一切的幹下去，纔能保持他們在歷史上的地位。除非他們是準備以行動作言語和姿態的後盾，否則恐怕最好還是像美國一樣，什麼都不管，聽其自然，看它發生些什麼。這裏是一件可供討論的計畫，可是這並不是他們已經採用的計畫。他們已經向億萬的人民籲訴過，而這些沒有武裝的、過去不用心的億萬民衆的答覆，壓倒了其他一切呼聲，他們喊着：『是的，我們將邁進去反抗惡敵，我們現在就將踏步前進，拿武器給我們。』

新的下議院是一個氣勢雄盛的團體，鑒於此後十年中所面對的一切，他們也非氣勢雄盛不可。所以，當他們受選舉刺激之餘，得到了霍爾和賴伐爾對阿比西尼亞事情成立妥協的消息，受到了可怖的震驚。這個危機，幾乎犧牲了鮑爾溫的政治生命。它使英國國會及全國發生了根本的動搖。鮑爾溫差不多一夜之間，由公認的最高領袖的地位，降落到被嘲笑鄙視的深淵。這些日子當中，他在議院的地位，確是可憐。他從來不曾明白，為什麼民衆要對這些討厭的外交事情發生焦急。他們已經有了一個占多數的保守黨，有了沒有戰爭的保證，他們